

于周波

钟灵鹤山觅仙踪

金秋十月,深秋的风裹着山海间的清润,漫过即墨鹤山的石阶时,总带着几分不寻常的灵秀。伴随着鹤山柿子节的金黄,我再次登上这座钟灵毓秀的仙山。这座海拔不足三百米的小山,没有泰山的巍峨,不及黄山的奇绝,却凭着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的意境,成了胶东半岛有名的道教名山,更让“鹤山传说”跻身首批即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成了当地人嘴边绕不开的文化印记。

初识鹤山是在1981年。那时它还未被开发成景区,墨绿的松柏遮天蔽日,野菊在石缝间肆意生长,我随即墨县文化馆的文学创作学习班的作家,在当地人周老师的引导下,登临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小山。身边是为我们授课的肖冰、魏世仪等专业作家和林天佐、栾承舟等已小有成绩的文友。我们踩着没脚踪的草屑往上走,山风掠过松枝的声响里,周老师忽然停在一处陡峭山涧前,指着涧底隐约的石痕说:“这就是摸钱涧,徐复阳得道的地方。”

彼时阳光正斜斜地漏进涧谷,照亮涧壁上斑驳的苔藓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将那段传说细细道来:元代年间,少年徐复阳双目失明,流落鹤山投奔全真道士李灵仙。李道长为试炼他的心性,将七枚铜钱掷入深涧,令其寻回——那涧中乱石磕碰,荆棘丛生,而且夏有激流,冬有坚冰。寻常人站在崖边已觉胆寒,更何况目不能视的徐复阳。可他竟真的每日攀着藤蔓往下探,指尖被棘刺扎得鲜血淋漓也不放弃。就这样,徐复阳不分昼夜,不顾寒暑,不畏艰险,坚持三年,终于将七枚铜钱全部摸到。李灵仙感其心诚,破例收其为徒。随后,带他到“沐浴盆”洗脸、沐浴,到“开眼窑”治好眼疾,使其双目复明。徐复阳从涧底摸钱的历练中,悟得“弃而不舍,金石可镂”的道理,遂隐居山中,潜心修道,后登“升仙台”升仙而去。摸钱涧的棘刺向上钩着走,传说就是徐复阳摸成的。

我蹲在涧边,指尖抚过冰凉的石壁,仿佛能触到几百年前那双执



柿满枝头。 刘进玉 摄

着的手。那时的鹤山还藏在深闺,传说只在当地人口中流传,可那份由传说浸润出的灵气,已让人心生敬畏。

后来我又多次来鹤山探奇,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:春日里看杜鹃开遍“一线天”的石缝,秋日里听“滚龙洞”的风声如龙吟,冬日里赏“聚仙门”的积雪映着晨光。但最难忘的,始终是摸钱涧旁的巨石,上面“摸钱涧”三个字被游人摸得发亮,仿佛每一道指痕里,都藏着对“坚守”二字的向往。

随着时间推移,鹤山渐渐被更多人知晓。2000年后,当地开始对鹤山进行保护性开发,修复了遇真宫、老君炉等道教遗迹,也将“鹤山传说”进行系统整理。2008年,“鹤山传说”正式被列入即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申遗过程中,老人们的口述、古籍里的零星记载,还有我们这些早年探访者的文字,都成了珍贵的资料。除了“摸钱涧的传说”,“鹤山之名的传说”“将军观海石的传说”“求雨的传说”“八仙显灵的传说”“三仙石”“红豆石”“老君炉”等诸多传说故事为鹤山增添了无数神秘的色彩。我也曾写下《徐复阳与鹤山摸钱涧》《钟灵鹤山再探奇》等文稿,发表在地方报刊和书籍里,不为别的,只为让更多人知道,这座小山的美,不仅在

山水间,更在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里。

如今的鹤山已是国家3A级景区,每年春日的“鹤山登山节”、秋日的“鹤山柿子节”,都会吸引数万游客前来。他们沿着仙人路登山,在摸钱涧前驻足,听导游讲徐复阳的故事,手里的相机拍遍了山光水色,却也不忘在传说相关的景点前多停留片刻。

前几天,我又一次登上鹤山。站在聚仙台前,畅想邱处机手推巨石成就进山之门;攀上升仙台,远眺黄海的波涛在天际线上泛着微光,似乎看到了徐复阳升仙而去。走在“仙人路”上,仿佛是邱处机、李灵仙、徐复阳陪伴在身边。我忽然想起1981年初登鹤山时的那个清晨,肖冰先生站在山顶说的话:“山的名气,从来不是靠高度,而是靠藏在山里的故事。”

是啊,鹤山不高,却因徐复阳的传说而灵;鹤山不大,却因“鹤山传说”这一非遗而厚重。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用山水作纸,用传说作墨,写下了即墨大地上最动人的篇章。而我们这些寻踪者,不过是在它的篇章里,读懂一份坚守,一份传承,一份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的真正含义。



鹤山风光。 刘玮丽 摄

江崇德

“千年商都,泉海即墨”是即墨2012年提出的城市旅游形象宣传口号,这里的泉指的是“温泉”,那时目标把“温泉”打造成国内一流旅游度假胜地。

因即墨地处胶东半岛腹地,断裂带造就了丰沛的地下水,孕育出星罗棋布的泉眼,除了温润养生的海水“温泉”,其他如南泉、龙泉等镇街,宋代泉、龙泉庄、演泉、泉庄、泉河头等村落,更是将“泉”字深深嵌进地名肌理。

这些带着“泉”的名字,如一串散落即墨大地的珍珠,串起了即墨的千年岁月——既镌刻着自然馈赠的灵秀,更沉淀着人文浸润的记忆,让“泉海即墨”的美誉,有了更鲜活、厚重的注脚。

温泉的名字,源于世界四大海洋温泉之一的海水溴盐温泉,明万历《即墨志》早有“汤泉,冬亦沸热,浴者不绝,病者多愈”的记载,高温泉水裹挟着十多种矿物质,既是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的康养胜地,更是大自然的地质奇观。

龙泉名称源于辖区内多处“龙”命名的泉眼,如金龙泉、银龙泉、玉龙泉等,传说有九处之多。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朝时期,当时即墨设龙泉社,社址在今石泉头村,此地有龙泉、石泉等泉,为龙泉河源头,传说这里的地下水线犹如蛟龙蜿蜒十里,以石泉头为龙头,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南泉的泉眼虽不似温泉那般声名显赫,却以甘冽水质灌溉农田,让“泉”成为农耕文明的根基。传说很久以前,南泉村有一座小山,山脚下有一道石洞,洞内有九股清泉,泉水昼夜喷涌,被称为“九泉”,这座山也因此得名“九泉山”。

灵山的泉上村,据传:明洪武时(1368-1398),邹、于两姓由云南迁来此地立村。地处岭上,邻近泉水,取村名泉上。

北安的演泉村,源于六百年前吕姓兄弟的偶然发现——掘地见泉后沿泉而居,初名“沿泉”,后演变为“演泉”,随着异姓迁入逐渐分村,却始终保留着共同的泉脉记忆。

段泊岚的薛家泉庄,因村西古泉得名,曾称“泉庄”,今称“薛家泉庄”,在老村民的口耳相传中,留存着薛家先祖依泉建村、繁衍生息的故事。

七级的泉庄村,今属移风店镇,立村时依泉而居,村中的老泉曾是村民挑水洗衣的聚集地,井口的勒痕与井壁的苔藓,记录着世代与泉共生的日常。

金口的泉河头村,明初立村,因村北有一泉,是注入莲阴河一条支流的源头,故取村名为泉河头。今分为南、北泉河头。

灵山的三泉庄村,传说万历年间,任姓最先来此立村,因靠近三个泉子而居,命名村庄为三泉庄。

灵山的龙泉庄村,因立村时村后有一甘泉,常年涌流而得名泉庄,1980年地名普查时改称“龙泉庄”。

从镇街到村落,从古籍记载到民间传说,即墨的“泉”字地名,是地理与人文的完美交融。这些村落以泉为名,实则则是以泉为根,每一个带“泉”的名字背后,都藏着一眼清泉的故事,一段先民的岁月,一种文化的传承。这流淌千年的泉脉,不仅滋养了即墨的土地与生灵,更塑造了这座城清润坚韧的品格。

愿“泉海即墨”的底蕴在时光中愈发醇厚,在地名里永远芬芳。

你的村里有一眼清澈甘甜难忘的泉吗?

千年商都

泉海即墨

『泉』